

号文史筆

林方直

著

红楼夢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奇文史笔红楼梦

林方直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文史笔红楼梦/林方直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3254-1

I. ①奇… II. ①林…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415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奇文史笔红楼梦

林方直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3254-1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5 1/4 插页 4

定价: 6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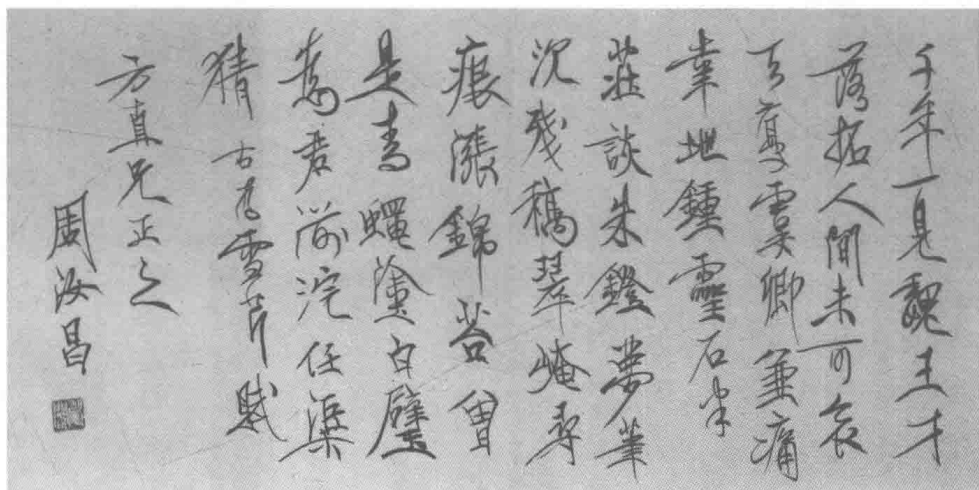


图1 周汝昌书赠林方直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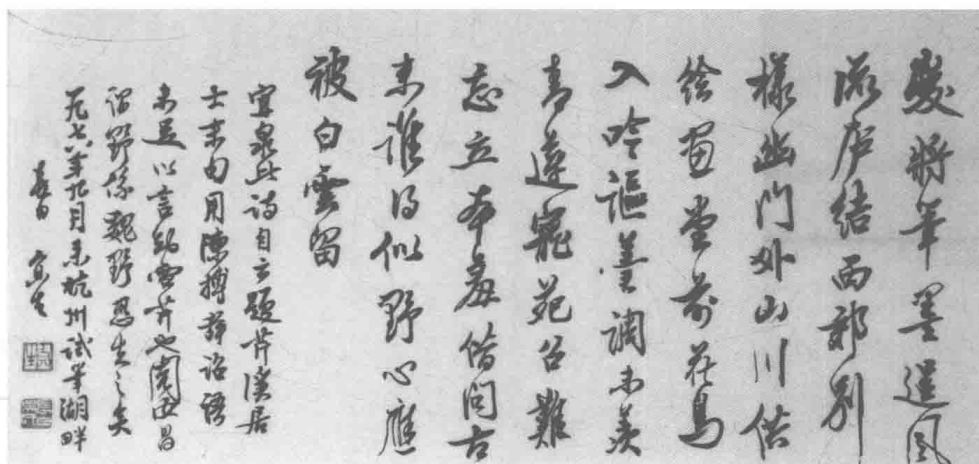


图2 吴恩裕书赠林方直之作

望雪片別有因神交曠遠素緣蕭索難吐
 紅樓夢角魁子戲謔仙舟未往久壇無二心今來
 筆陣一掃二為美處區中味真不為法去微
 語村吏筆端嘉加青卷寺文與妙如姪姪三生博玉
 心旁悼六代完仇地中噴見日遙瓊海海底遇知法壁
 楚山飛徑怕炮劍夢如懷泣血哀哀苦辛
 既秋習春陳展敏至函廣子度金針隣壁壁輝光堪借鑑高望從華宸
 中抱長原圖一不豈不玩他江杜陵山以熟於信句說前院之智同古若者
 林方直題詞文史家不格焉於丙申仲月後學武春河也

图3 林方直题词武春河书

序

吴相洲

林先生大著《奇文史笔红楼梦》完稿，嘱我联系出版社并作序，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林先生四十多年红学研究总结性成果即将问世，商务印书馆慧眼识珠决定出版，我有幸作为出版见证人，从心眼里为林先生高兴。惧的是我虽然读过两遍《红楼梦》，但没有写过红学论文，外行人作序，誉之不能添彩，贬之不能减色，更何况是学生给老师作序，难免附赘之讥、续貂之嫌。林先生说：“你虽然不研究《红楼梦》，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广角’谈谈也很好。”林先生意思是：该书是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言说传统中进行解读的，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人，可以从古代文学言说角度谈谈看法。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经典，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近百年来，学人们虽然做了各种解读，但仍有不够到位之处。索隐派考索清朝政治史本事与人物影射，考证派着眼于曹家本事与曹雪芹自叙传，小说批评派则研究小说文本之文学性。有谓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之说。林先生研究属文本文学研究，但与他人又很不一样。以往研究《红楼梦》文本，多从人物、主题、主线、爱情、思想、艺术、语言、继承等方面着眼进行分析，林先生则从奇文、史笔、文化、意象、映象、小说新理论、批评方法角度入手对小说进行总体把握，目标不在于揭示《红楼梦》一些特点，而在于揭示《红楼梦》总体内容和言说

方式。

书以《奇文史笔红楼梦》命名。所谓“史笔”，是指作者的爱憎褒贬笔法；所谓“奇文”，是指小说的特殊艺术。国人看重历史经验，历史书写传统悠久。传统之一就是善善恶恶、是是非非，书写中寓有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历史对坏人有震慑作用。古代文史之间没有严格界限，文学创作也追求扬善抑恶，有所谓“发挥兴寄”“文以明道”“穷愁著书”等主张。杜诗有“诗史”之誉，因为杜诗不仅记录历史，而且评价历史。“诗史”是唐后诗评家评价诗人成就的最高用语。林先生以“史笔”评《红楼梦》，给了《红楼梦》以新的定位。曹雪芹是小说家，但他和杜甫一样，是个文士，所不同者，杜甫以诗存史，他以小说存史。他通过讲述一个家族的兴衰史，写出一个时代的社会史。因文字狱盛行，“将真事隐去”，以“荒唐言”寄托“微言大义”。《红楼梦》既是小说，也是历史。这较之前人把《红楼梦》当作小说解读，要准确得多，深刻得多。

以往也有学人看到了《红楼梦》的历史价值，但多表述为小说反映了历史，很少从中国历史和文学书写传统出发，揭示曹雪芹如何自觉地以小说书写历史。如刘梦溪说：“生活遽变”“成为他创作《红楼梦》的真正动因”。“如果没有康熙和雍正政权交替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和由此引起的曹雪芹家族的巨大变化，《红楼梦》这部作品是不可能产生的。”^①说得极恰，那么，作者在《红楼梦》里有没有反映呢？林先生给出明确答案：那就是“暖香坞春灯谜”和“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寓意。如将“暖香坞春灯谜”第一条谜语“观音未有世家传——虽善无征”释为善心、善行、善政并未在贾府流传，也未在当朝中实现。贾府之王夫人、当朝之雍正帝，都有行善之名，无行善之实。“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说曹家几代“从龙”“从政”，先遇康熙政令宽仁而荣华，后逢雍正政令严苛而倾覆，冤屈只能恸哭祖庙。这样一来，曹雪芹创作动机就十分清楚了。

^① 刘梦溪：《红楼梦新论自序》，《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书中“微言”虽然隐晦，但褒贬之义十分鲜明。俞平伯说《红楼梦》“怨而不怒”，胡适说《红楼梦》“平淡无奇”，都未看到作者真意。李希凡、蓝翎、周扬等人肯定了曹雪芹的批判精神，虽是在套用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却更接近曹雪芹真意。近些年来，俞平伯“怨而不怒”、无所褒贬之说又被拾起。有人指出，“虽善无征”不应指王夫人，因为曹家人都是善的，所以贾家人也是善的。林先生上述揭示，大可终结这种论争。林先生指出，曹雪芹对笔下人物皆明辨其善恶、是非、美丑，并不因微词曲笔而影响褒贬程度，贬之严于斧钺，褒之荣于华袞。尤其是对王夫人与袭人罪恶的鞭挞，对雍正及皇朝的怨刺，对宝玉、晴雯等人的赞美，态度非常鲜明。

因刻意隐去“真事”，作者在“微言”上做足了文章，设置了一系列符码。这种言说方式构成了小说的根本特色，即所谓“奇文”。林先生破解了这些符码，使人们可以透过“满纸荒唐言”，清楚地看到作者真意。黑格尔说：“熟知不是真知。”林先生于他人熟视无睹处求深意，在平淡无奇处看峥嵘。“假语村言”，如何去“假”？“满纸荒唐言”，到底说了什么？林先生通过破译符码，找到了《红楼梦》言说结构。诸如：“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凤意象、“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芹儿与茗烟、暖香坞春灯谜、“鹤鹑香念珠”、贾宝玉陈述的药方、冷香丸、铁槛寺与馒头庵、蕉鹿意象、“绛洞花主”等等，“探赜索隐，致远钩深”，找到了藏在书中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奥义隐赅。

文学是美的言说。言说需要借助语言，语言使用既久，便会形成话语。使用话语进行言说，会把人带入特定语境。林先生称这些话语为“意象”。而发现这些意象所含之“意”，需要熟悉意象形成过程，需要熟悉中国文化，熟悉中国文学言说传统。周汝昌说《红楼梦》是文化小说，强调从中国文化中去解读。林先生说《红楼梦》是意象小说，从中国文学言说传统中去解读，将《红楼梦》是文化小说的说法落到了实处。

《红楼梦》一个重大艺术特色是使用了遍布全书（前八十回）的意象和意象化人物。意象是文化实体因子，是有生命的话语。所举鹤鹑、饮冰、宝钗、水荇、别鹤等都是意象。凤凰是意象，治世则现，末世则去。

周文王出世，凤鸣岐山；孔子是末世之风；曹寅是康熙的风，故曰“王熙凤”；凤姐是末世之风。灯是意象，具照察纤微功能，将灯附体于多姑娘，遂成意象化人物灯姑娘，对宝玉、晴雯起到辩诬昭雪作用。类似意象化人物有许多，如紫鹃、雪雁、卅儿、茗烟、哈巴儿、“谍子”、黄莺儿、葫芦僧、冷子兴等等。以文化史上人物映照附丽人物形象，则成为映象，如“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比干、西子便是黛玉映象。多于一个，即成映象群。薛宝钗映象群有乐羊子妻、孟光、杨妃、沈诸梁、侯蒙等。

考察这些意象必须回到中国文学言说传统当中。譬如“鹁鸪香念珠”，查《诗经·常棣》篇，朱熹说“此诗盖周公既诛管、蔡而作”，就知道是在讥刺雍正诛（变方）禩禔事。譬如“水向石边流出冷”，查《晋书·山涛传》，便知将发生高平陵之变，继之以马代曹、以晋易魏，以此暗示康熙易代、雍正“马蹄”踏垮曹家。如宝钗生来有热毒，服食“冷香丸”，典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说沈诸梁接受国君任命，出使办外事，他诚惶诚恐，朝乾夕惕，内心焦灼，就想饮冰来解内热。“宝钗”古来有特定含义：夫妻分离、泥古守旧、衰败见证。宝玉指出杜甫“‘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属于“蘼芜之体”，以象征薛宝钗。“水荇牵风翠带长”，王嗣爽说：“小人附会而夤缘也。”那长长翠带似的水荇叶子，令人联想裙带互相牵引关系。薛家与贾、王二家都有裙带关系，宝钗之母颇善于利用这层关系以成就金玉姻缘。可见不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言说传统，难以真正读懂《红楼梦》。

新方法是林先生发掘书中奥义的利器。书中在使用传统方法基础上，适当吸收了符号学、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表现主义、循环阐释、系统论、互补原理、模型方法等。对这些方法，他既有借鉴，也有融通，更有创造。就拿“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来说，上句隐“曹”字，下句隐“霭”字，合起来是曹雪芹姓名“曹霭”。林黛玉占了作者的姓，薛宝钗占了作者的名，由此引出作者分身与钗黛互补的文艺理论。他以拜伦、歌德为例，以中

外表现主义作家作品为例，魏子安《花月痕》效法了《红楼梦》为例，对这一理论做了阐述。指出，林是穷者，薛是达者。“曹”字是有玉带（日）之“林”；“林”字是失玉带（日）之“曹”；林一曹一林，是曹姓兴盛衰败的轨迹。“霭”字乃“霭被恩仁”颂圣之义，不合己意，故弃之，另取“东坡雪芹”之“雪芹”，寓浴火重生之义。“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又恰可证明曹霭为《红楼梦》作者。当年林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引起学界高度关注，有多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

该著是林先生四十年潜心研究写成，不是匆忙立项、匆忙结项的课题成果，是仔细阅读、沉静思考、小心论证的成果。语言表达经过反复推敲，准确而省净。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成果，在当今学术界已不多见。大书虽为学术著作，但有很强的可读性，读者可以从其发微联类中感觉到迂回婉转、柳暗花明、豁然开朗之趣。

记得三十二年前，也是在四月下旬，我到内蒙古大学参加研究生复试，有幸认识林先生。林先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四十八岁，四年前就当上了副教授。在当时这样的年龄能当上副教授并不多见。林先生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他在红学研究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听说此前中国社科院曾调他到京工作，内蒙古大学未予放行。我跟林先生上过古代文论课。林先生对我很关心，要求也很严格。记得刚入学时填写《研究生培养计划表》，找林先生签字，我上大学时为了记笔记曾照黄若舟《怎样快写钢笔字》写连笔字，填表时也用了该体。林先生一看，厉声说：“字是写给别人看的，你这样哪行？”我从此留心练字，写字大有改观。毕业时林先生说：“即使你这三年没做出什么成绩，能把字写成今天这样，也是一大成绩了。”他见我性情急躁，就给我讲“金刚努目，菩萨低眉”的道理；见我不知变通，就给我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他还曾对我说：“做学问要占领制高点，占领制高点，就会一览众山小，《红楼梦》是个制高点，鲁迅是个制高点。”毕业五年后，我报考北大陈贻焮先生博士研究生，林先生还鼎力推荐。毕业后我常回内蒙古大学，每次都看他，都有说不完的话。他对我取得的每一项成

绩都由衷感到高兴。他退休多年，对学问却一直孜孜以求。如今这部经过四十年打磨出来的红学专著即将出版，我当然为林先生感到高兴。衷心祝贺林先生大著出版！衷心祝贺林先生笔锋长健！

弟子：吴相洲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自序

鲁迅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①具体到《红楼梦》，不同的批评家就分别看到《易》、淫、缠绵、排满、宫闱秘事以及其他等圈子。本人看到的是奇文、史笔、文化、意象、小说艺术等圈子，另有本人运用的批评方法。以下分述之。

一、奇文

脂砚斋评论中随处可见“奇文妙文”的赞词，而所指并无深意，如黛玉说“嗟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众人笑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晴雯说“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等等，均评为“奇文”；写凤姐“黄黄脸儿”，《红楼梦》庚辰本批：“大妙大奇之文”，可见他遣词之滥和辨奇之葫芦提。试想，连奇文尚且如此浅白，那么自郗以下乃至全书又当如何估价？岂不正投合胡适的“平淡无奇”、俞平伯的“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的甩卖价了？胡适的名言：“《石头记》的真价值正在这

^① 鲁迅：《鲁迅全集》（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9页。

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①俞平伯的名言：《红楼梦》“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应列第二等”。^②所以也需多少给“奇文”正正名。

我们说的奇文，诸如：补天弃石的幻化历世；“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暖香坞春灯谜；鹤鹑香念珠；“四儿”；药方；冷香丸；石、绛珠、凤、蕉鹿、白鹤、钗、灯等意象化人物；绛洞花主；痴性人格；绛石戒指；海棠预兆；己儿与茗烟；铁槛寺与馒头庵；凸碧堂与凹晶馆；松塔与老杨树；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与缠丝白玛瑙碟（谍）子；“虎兔相逢大梦归”；芳官薙发；婉姍词；芙蓉女儿谏；等等，多处于生荒半生荒状态。此系红学的沧海遗珠，造物主隐匿下留给众生的无价之宝，稀世遗产，需要我们从其绝妙的艺术编码中“探赜索隐，致远钩深”^③，破译出关系宏旨的奥义隐赇，殊不负作者的苦心孤诣，聊慰作者“谁解其中味”的期望。

作者开宗明义郑重声明他的书是“假语村言，真事隐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请看官特别注意：“假语”不是假话，而是假借喻体话语或物象构成的借喻或“假（借）象”；“假语村言”“荒唐言”绝非轻率戏言，正是作者卓越的、独家的编码艺术，它能把“真事”“真味”巧妙地隐匿（编织）在里面，这就是奇文。这就是说，奇文是真事隐在其中的“假语村言”，是“荒唐言”背后的“其中味”。看官要注意了，当你看到“假语村言”“荒唐言”的蹊跷地方，很可能就有矿苗，是迷彩，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甚至并不显“荒唐”的看似平常言谈叙事，也往往可以暗度陈仓。难的不仅在真义，更在假言。殊不知这“假语村言”“荒唐言”的拟就谈何容易！说奇文是“能指”之下的“所指”，殊不知这“能指”即密码的编制谈何容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① 胡适：《红楼梦考证》，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

② 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2页。

③ 刘知几：《史通·鉴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48页。

首先要立项选题，即确定所要隐的真事、真义，以此量体裁衣，按头制帽，即进行编码。曹雪芹的艺术编码用的是文化符号，蕴藉深厚奇妙，所造就的艺术成品，要比用线条和色彩组成的“有意味的形式”^①高超得多。破解这些艺术编码，挖掘出令人惊异的奥义隐迹，只要有破解方法的“金针”秘诀，就能挖掘出所求的“鸳鸯”真迹。这需要深厚的国学根底、文化寻根问祖、敏锐的感悟和严密的论证才能奏效，才能将书中重大的思想意义和独特艺术价值展示出来。如“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其“中心特写画”分别是“曹”“霁”二字，你凭无比巧妙的汉字文化才能透视出来，惊叹其奇妙；外文绝译不出来，除非学通汉字。如“冷香丸”，你须追寻它的文化本体、本原、本质，探知它原是“饮冰食檠”的“假语村言”。

脂砚所指的“奇文”，曹雪芹认可不？我们前面指称的奇文，脂评连边也没沾，足证脂砚比雪芹见识之差，不可以道里计，不必树为圭臬一概轻信。曹雪芹视“奇文”非同寻常，不自轻可，不自滥许。什么样的文章可称“奇文”？就像卅儿的名字卅，“真真新鲜奇文”，而且“说来话长”；就像“姽婳将军”，“真绝世奇文也”；就像“暖香坞春灯谜”那样的文章，因为那是由李纨、李绮、李纹三姐妹拟就的。“绮”“纹”何义？即“奇文”之谓也。作者提示看官：我这类文章才称得上奇文。作者的艺术编码可谓星罗棋布，即所谓“满纸荒唐言”；若问哪一件是最具典范代表资格之作？那就是这组灯谜及“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遗憾啊，后世读者无视它是奇文，何故？或曰：谜语者，无非谜面与谜底也；谜面谜底既已全交代，你还猜个啥？所以就“因其浅近而渺忽之”，甚至藐视之。殊不知雪芹制谜及谜外的行文，往往谜底又构成新的谜面，必须一破再破，方能探得骊珠，得见“无限丘壑”。金克木先生看得明白：“读的书有形式（文字）和内容（意义），而内容（意义）之中又有内容（意义）。例如《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书，一大堆字句，而是说了一些人和事。还可以再进一步，这些

①（英）克莱夫·贝尔：《艺术论》，转引自（英）苏珊·朗格著，刘大基等译：《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1页。

人和事又是另一种内容（意义）的形式。‘理解的’读或者‘有信息的’读就是不断追寻内容（意义）。’^①亦即“弦外音”“味外味”；亦即刘勰的“重旨”“复意”^②。即在原“旨”“意”层面上又读出深隐的旨意。惯性思维和通常认知程序在《红楼梦》面前就显得绌短汲深，即鹿无虞，不是扣槃扞烛，便是空手而归。

这组春灯谜本书第五章有解说，兹举大概：第一则：“观音未有世家传——虽善无征”，把自己打扮成观音那样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菩萨，实际却是名善实恶。这种人，小说内指王夫人，书外指雍正。第二则：“一池青草草何名——蒲芦也。”《四书·中庸》中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③说古代不重法治重人治，一个皇帝一个令，一朝天子一朝臣。暗喻康熙政令尚宽仁，曹家荣盛；雍正政令尚严苛峻厉，曹家败落。第三则：“水向石边流出冷——山涛”。引出“山涛咄石生”故事。讲司马氏的“马蹄”将踏垮曹爽势力，进而魏晋易代，暗喻康雍易代致使曹家被雍正“马蹄”踏垮。第四则：“萤——草。”讲腐草化萤。萤意象在文化史上是世家、王朝败亡后的荒废景象，暗喻曹家、贾府乃至王朝末世的衰败。

如果说“暖香坞春灯谜”人们“因其浅近而渺忽之”，那么“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则是因其难解而放弃之。解者少说三四十家，全脱靶，无一中的。胡适早说过：“这个谜只好等上海灵学会把曹雪芹先生请来降坛时再来解决了。”^④此言暗藏讥讽，胡适先生站在“自述传”考证派立场上反对索隐派，他刺蔡元培先生是在“猜笨谜”；依此逻辑，谁猜“一从二令三人木”，谁便是笨伯猜谜。但胡氏始料不及的是，真把此谜猜出来，倒是对他的“自述传”说大有帮助的，恰是他的偏执误了大事。近年也有声

① 金克木：《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隐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32页。

③ 《四书·中庸》，载《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0页。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转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7页。

音劝人不要再花费心思去猜了，因为这是个谁也找不出谜底的谜了。曹雪芹不可能制作没有谜底的瞎谜，因为关系重大，所以万万不可放弃这颗骊珠。这是雪芹最得意之笔，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块垒在胸，不浇不平！不，这还远远不够，此乃是他积郁的六代冤仇和孤愤，必须要有一个火山口，一朝把它喷发出来！“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在王熙凤身上主要功能是“能指”，真正的“所指”却在曹家；王熙凤在一定意义上是曹寅的替身，就须通过替身看本身；就是穿过能指看所指；通过喻体识本体；依据模型识原型；总之越出小圈看大圈。这就需要放开眼界，拓展思维空间，看到山外山，天外天。作者的眼界和思维空间有多大，评者也应有多大。曹寅是康熙王朝的风，故曰王熙凤。曹家锡远、振彦“扈从”“从龙”入关，曹玺、曹寅、曹颀、曹頔从政（“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而！”）为织造，是为“一从”。曹家五代人的“一从”为清帝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政令尚宽仁，曹家荣盛；雍正政令尚严苛峻厉，对曹家“全不念当日根由”，致使曹家势败家亡，是为“二令”。于是结下了六代（加雪芹一代）冤仇。唐制，臣民有冤者，可到昭陵（太宗墓）哭诉。“唐李洞逸句：‘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①这“一生休”，便是“三人木”；雪芹叔侄都可以说“哭向金陵”“一生休”。金陵有明孝陵，哭孝陵更具蔡元培“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重大含义。南明福王哭孝陵，顾炎武四谒孝陵。于右任因作《杨妃墓》诗，影射慈禧“误国”“祸首”，被缉拿，他潜逃上海，经南京写下《孝陵》诗：“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短衣散发三千里，亡命南来哭孝陵！”此举也可谓“哭向金陵”。明孝陵寄托着革命的政治信念，所以当清帝退位第三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率革命同志拜谒孝陵，此后民国政府亦有余绪。明孝陵也寄寓着曹雪芹的政治信念。焦大大叫“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即旁敲侧击暗喻此事。

我们说“暖香坞春灯谜”和“一从二令三人木”是奇文的典范代表，就在于这是伟大作家曹雪芹及其《红楼梦》所以产生的关键的关键；这是破解

^①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9页。

《红楼梦》思想艺术奥义隐赅核心的核心。

宝玉叙述的给黛玉治病的药方，谁拿它当真药方强为解说，那就被作者狡狴之笔捉弄了。它纯粹是“假语村言”“荒唐言”；既“荒唐”你便把它废弃掉，那就会痛失和氏之璧。那里边隐匿着黛玉办不到宝钗办得到的婚配之方。这里有两个系统，一是贵族世家的婚配条件诸要素系统 A；一是药草诸味配方系统 B。编码以前者为准，但前者隐在背后不到明面来；后者对前者的诸要素进行对位模拟，这就不免牺牲药方的科学准确，迁就婚配之方，成了荒唐的假语医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药草系统是筌是象，目的在“得鱼”“得意”；当得了配婚之“意”后，“到岸捨筏，见月忽指”，就可以甩掉“药方”了。禅宗故事讲：人问月亮在哪里？师以手指指给他看，他便把手指当月亮了。中国文论也讲“匣剑帷灯”之法，“但写匣与帷，更不示人以剑与灯”^①。如把假药方当真药方，就形同把手指当月亮，把匣、帷当剑、灯。若把“冷香丸”当真药，把“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只看作是二人姓名的谐音，把“鹌鹑香”当作实有的香，等等，也都是把指头当月亮，把匣、帷当剑、灯。

奇文也相当于奇境。王安石以山水揽胜为喻：“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②陶渊明以桃花源为喻。武陵人的游历过程犹如治学探索过程，多数人止步于桃花林，还以为这就是极境了；而武陵人不满足，“复前行，欲穷其林”，于是终于发现了桃花源胜境，开启了神奇奥妙的世界。这才是揽胜和治学经过追寻险远、极深研几所要抵达的极致和极境。境界分层级：一级仅只“桃花林”，一级不仅有“桃花林”，还有“桃花源”，探索因地制宜。

① 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载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以下简称《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36页。“匣剑”出自《西京杂记》卷一。

②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载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注：《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